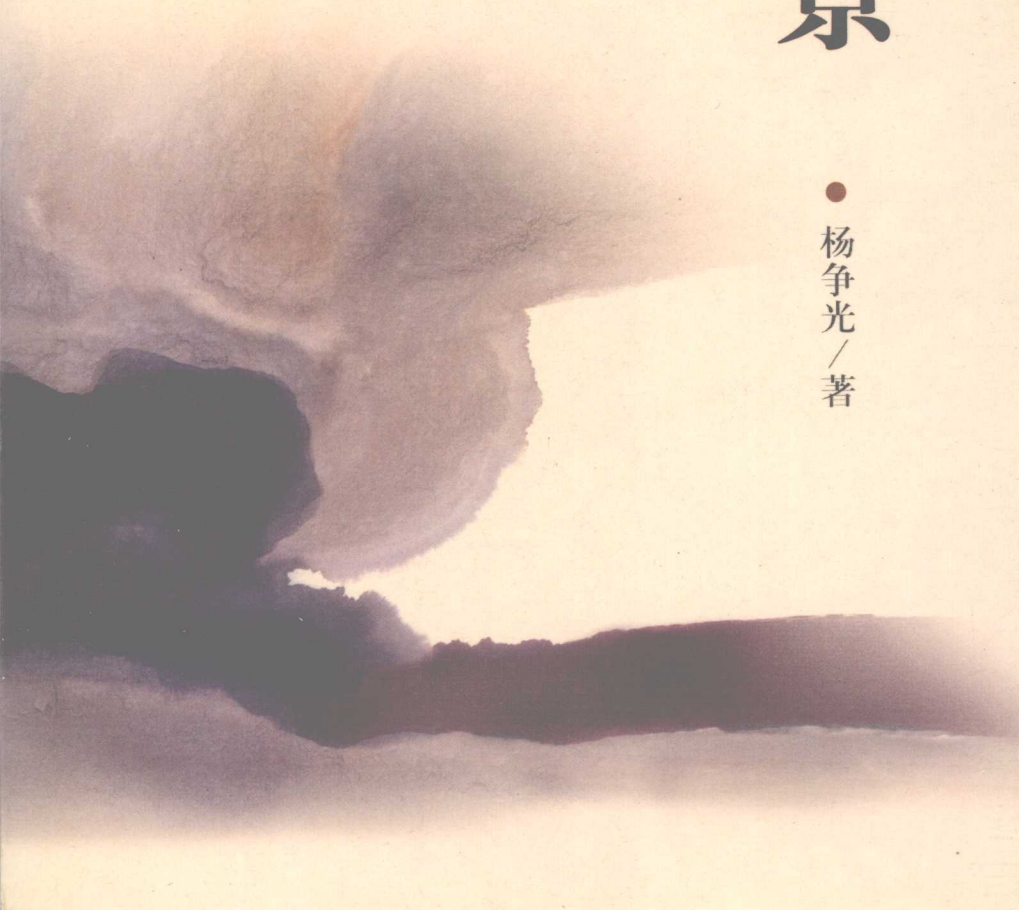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黑 风 景

●
杨争光 / 著



黑风景

杨争光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风景/杨争光著

heifengji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009—X

I. 黑…

II. 杨…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842

黑风景

heifengjing

© 杨争光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8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009—X/I·842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杨争光,男,陕西乾县人,1957年7月生,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知道了鲁迅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作家。1982年,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工作。1979年,发表第一首诗。19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86年,在陕北的一个小村住了整整一年,和小说结下不解之缘。其后几年写的小说大多收在第一本小说集《黄尘》里。他写得很苦,但却写得潇洒。他住得很局促,想有一套非地下室的自己的房子,一直是他的梦想。不过他活得依然很潇洒。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都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叛徒刘法郎.....	(1)
黑 俊.....	(9)
罗 过	(17)
死刑犯	(25)
镇 长	(33)
板兰地爸罗莫的最后一天	(39)
连 头	(47)
干旱的日子	(54)
高坎的儿子	(62)
老 钱	(69)
他好像听到了一声狗叫	(76)
耳林和马连道的笑模样	(83)
麦正他们	(90)
注牢的大大	(99)
万天斗.....	(105)

泡 泡	(113)
棺材铺	(150)
赌 徒	(197)
黑风景	(250)
杂嘴子	(306)

代跋:何不潇洒走一回

——杨争光其人其文 李星 (366)

附录:杨争光作品要目 (376)

叛徒刘法郎

淌水河从刘法郎的大脚底下流过去，他听见水擦在石头上的声音像吃酥饼一样。刘法郎等着听山前凹徐茂公家放爆竹。他看见徐茂公的儿子在村委会隔壁的小铺里买了一挂鞭炮。徐茂公家盖房要立木了。他想一会儿爆竹声就会从山前凹那里传过来。他想他这么坐在石头上听爆竹很自在。徐茂公家的爆竹一放，他就回窑里睡觉。他想这么听完爆竹回窑里睡觉也很自在，所以他坐在那里。那时候太阳很鲜活，他感到太阳光像毛毛虫一样往他肉里钻，太阳光往肉里钻的时候也像吃酥饼一样。它们已经钻过肉了，挨着骨头了。他想它们往骨头里钻不像钻肉那么容易，它们得费点劲。

“骨头可不是好钻的。”他说。

他仰头看看太阳。

“我看不好钻。”他说。

他想它们也许能钻到他的骨头里边去，可现在还没有。他感到骨头有些凉，肉一热，他就感到骨头有些凉。

“肉热骨头凉。”他说。

“人有时就肉热骨头凉。”他说。

“人在太阳底下就肉热骨头凉。”他说。

他挪挪屁股。他感到他坐到了最好的位置，屁股那里很舒服。他感到石头一阵一阵热过了他的肠子，直往他心里头热。

“啊。”他说。

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些激动，就有些想流眼泪水。他感到石头和他很亲。

“啊。”他说。

他朝沟里看了一眼，没有人。那时候沟里没有人。他感到石头不怎么热了。他想太阳晒一会儿石头就会热，所以他站起来，站在石头跟前。他又朝沟里看了一眼。

“十人九痔。”他说。

他用手指头在屁股那里抠了几下。他看着那块石头。他想它过不了多久就会热。

“十人九痔。”他说。

“我玩耍哩。”他给芦苇这么说。

芦苇是个长毛。芦苇胳膊窝里总夹着硬纸夹子，里边夹着全村人的名字。芦苇从这个窑窜到那个窑里要公粮，谁家交了粮芦苇就在谁的名字上打个勾。芦苇召集村上人开会的时候也夹着硬纸夹。

“你看我玩耍哩。”法郎说。

“噢么。”芦苇说。

芦苇从淌水河里走过去，朝后沟里走。芦苇头也没回。这狗日的芦苇。法郎想芦苇太狗日的了。他本来没想和芦苇说话，可他感到芦苇有些狗日的，他就想和芦苇说点什么。

“嗨！”他喊了一声。

芦苇扭过头朝他这边看。他朝芦苇眨了一下眼。他感到有个苍蝇在他头里嗡嗡，他想他得稳住。芦苇折过身子往他跟

前走。他想等芦苇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会想出一句什么话来。

“你嗨了？”芦苇说。

“我没有。”他说。他把手指头抠在屁股那里。他听见了脚底下的流水声。

“我听见你嗨了。”芦苇说。

“我要照顾。”他突然说。

他不眨眼了。他想他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感到他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他看见芦苇的眉毛动了一下。

“我要照顾。”他说。

“做什么你要照顾？”芦苇说。

“我要盖房我没钱。我不想住窑了。”

“不想住你不想住去。”

“我要照顾。”

“不想住不想住去。”

“我是老革命。”法郎说。

芦苇的眼窝张大了。法郎明明地看见芦苇的眼睛张大了。他感到浑身的骨头发热，他想太阳光到底还是钻到他骨头里边了。他听见太阳光往骨头里钻的时候也像吃酥饼一样。

“我有证明。”法郎说。他也把眼窝张大了。“听着。”他说。

芦苇闻到了一股酸臭味。刘法郎撅着屁股在炕上拱。太阳光从窑门口照进来，光线里飞着许多尘土，像蛾子一样。芦苇闭着嘴。

刘法郎拱了一阵，然后跪在炕上往芦苇脸上瞅。芦苇看见他的眼珠子像老鼠一样。

“没有。”他说。

“你看把他的，炕席底下没有。”

芦苇抽了一下鼻子。

“我不哄你。我一个老革命做什么哄你？”法郎说。

后来，法郎不在窑掌那里拱。窑掌上有一个瓦罐，他拼着力气把手从罐口那里塞进去。

“啊。”法郎叫了一声。

“在哩在哩。”他说。

他从瓦罐里摸出来一个油纸包包。他把它一层一层剥开，终于剥出一张发黄的纸一样的东西。

“我说我一个老革命做什么哄你。”

“白纸黑字。”法郎说。

他把手放在屁股那里，一边抠一边往芦苇的脸上瞅。

“我一个老革命做什么哄你。”他说。他咽了一口唾沫。

黄纸一样的东西上写着几行字：刘法郎，男，四川万县凹村人，由于无知，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从此洗手不干……四川成都第二模范监狱。

芦苇想笑。

“这狗日的不识字。”芦苇想。

“哈。”芦苇叫了一声。

“哈！”法郎也叫了一声。

“我做什么哄你，看你说的。”法郎说。

“哈。”芦苇说。

“白纸黑字。”法郎说。

“你在哪儿参加的共产党？”芦苇说。

“我是徐向前的部下。”法郎说。

“你甬挤眼窝，我是九军的。”他说。

“后来呢？”芦苇说。

“让宋希濂的队伍俘虏了。”

“后来呢？”

“后来就回来了。”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看你这人，没有后来了。”

“你狗日的是叛徒。”芦苇说。

“我在阎锡山的手下还干过。那时候最好，我是大车班长。我打过好多仗。”

“你狗日的命大。”芦苇说。

“我卖壮丁。”法郎说。

“打仗不能往前冲，要斜着跑，斜着跑就死不了。我就斜着跑。”他有些陶醉了。

“你狗日的是个兵游子。”芦苇说。

“嘿，嘿嘿。”他看着芦苇笑。

“你说，照顾我吧？我明天就没得饭吃了。”他说。他又在屁股那里抠了一下。

“先开你的会。”芦苇说。

法郎使劲摇了几下头。他好像没听懂芦苇说的话，想再问一声，可芦苇已经走远了。他感到屁股那里又有些痒，他给手指头上使了点劲。这回，他感到抠得有些疼了。他咧了咧嘴。

“揭发刘法郎的坏事情。”芦苇给小场上的人说。

小场上坐了好多人。刘法郎站在小场当中，他听见人伙堆里有人吐痰，还有人吸鼻子。

“感冒了，肯定感冒了。”他说。

“听响声就知道肯定感冒了。”他说。

“揭发刘法郎的事情。”芦苇又说了一声。没人吸鼻子了。后来，存钱媳妇就从人伙堆里站起来。

“呜哇。”存钱媳妇哭了一声。

存钱媳妇腰很粗。法郎想坏了坏了，法郎想这熊女人真不是个熊女人。他这么想的时候，存钱媳妇就揭发了他：

“他有三斤粮票。”存钱媳妇说。

“他说话不算数。”她说。

“得是？”芦苇说。

“就是。”法郎说。

那天，他看见存钱媳妇在坡上割苜蓿，那天沟里也没有人。他在她的草捆上踢了一脚。存钱媳妇看着他，给他笑了一下。

“我和你睡一觉。”他给粗腰女人说。

“不要脸。”存钱媳妇说。

“睡一觉。”他说。

“坏熊。”存钱媳妇又笑了一下。

“看你这人。”他说。

“啐。”存钱媳妇给他吐了一口。

“看你这人。”他说。他用手在脸上擦了擦。他看着手心。

“那你把苜蓿给我背回去。”粗腰女人说。

“背就背。”他说。

“那你给我三斤粮票。”女人说。

“看你这熊人。”他说。

“不给就算了。”女人说。

“给就给。”他说。

“我怕你没劲。”女人说。

“看你这熊人。”他说。

存钱媳妇就躺在苜蓿上了。存钱媳妇说你来你快来人来了你就来不成了。他感到他的大腿有些打抖。他朝沟里看了一眼，就骑在粗腰女人身上了。

“他没给我粮票。”存钱媳妇说。

“得是？”芦苇说。

“我忘了。粮店换粮票走五十里，我忘了。”法郎说。

“可我背苜蓿了。不信你问她。”他说。

“他没给我粮票。”存钱媳妇说。

“你把粮票给人家。”芦苇说。

“我明几个就没得吃了。”他说。

“你给。”芦苇说。

“我给。”他说。他看了芦苇一眼。他把手指头又放在屁股那里。

后来，叛徒刘法郎给芦苇说：

“我把粮票还了。”

“噢么。”芦苇说。

“不信你问去。”法郎说。

“我一大早就去粮店换了粮票，我给她还了。”他说。

“我不要照顾了。”他说。

“我给人揽工作去呀。要知道这么的我就不找你要照顾了。”他说。

他给存钱媳妇粮票的时候朝地上吐了一口。存钱媳妇从窑门里伸出来半截身子。

“驴日的模样。”存钱媳妇说。

“驴日的模样。”法郎说。

他看着存钱媳妇关了窑门。他又吐了一口。后来，他爬到存钱家窑背上，在那里屙了一堆。他提着裤腰使劲跺了几脚。

“你拿去，你驴日的拿去好过去。”他说。

他没给芦苇说这些。